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日本文学简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叶渭渠 唐月梅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简史 / 叶渭渠,唐月梅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外教社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ISBN 7-81095-820-8

I. 日… II. ①叶…②唐… III. 文学史-日本

IV. 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344 号

总序

在物质还不怎么丰富,大多数人还安于清贫的日子,阅读文学曾经是一种主要的休闲方式。那时,读一本好的文学作品是莫大的享受,读的人不但自己兴奋不已,而且还急于同别人分享这种愉悦。所以一本好书往往会不胫而走,在邻近的识字群体中传来传去,从而使很多人都得益。那时,读书,尤其是读文学书,蔚为风尚。你可以在简陋的图书室,热闹的茶楼酒肆,僻静的路灯下,梧桐的浓荫里,看到人们在入神地看书。不是出于功利,也不是有谁在背后逼着,只不过自己喜欢罢了。那时候,阅读的动机很单纯,文学离普通老百姓很近。

不知始于何时,这种情况渐渐变了。物质开始丰富起来,生活有所改善,娱乐方式渐趋多元,读书的功利性越来越强,文学也终于离大众远去了。当然,书,照样有人在读,但和以前是明显不一样了。现在,不少人读书很功利:少年读书是因为家长逼着;青年读书是出于升学考研;中年读书是为了升等升级,好像人人都是奔着某个看得见的目标才去读书的。结果,读书的队伍越来越小,因为“目标”不明朗,或者无“目标”者是不大会去读书的;与此同时,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窄,但凡与近期目标无关,或是关系不密切的书,便一律遭到无情摒弃,于是文学书被普遍冷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现代社会里,究竟还要不要读书,要不要读文学书呢?客观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去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翻译(笔译)大奖赛中,捧走奖杯的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更让人吃惊的是,占压倒多数的七百来名中国参赛者,不是输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而是落后在中文的表达上。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中国人的中文不如人家外国人,还在于那么多中国人中文都不如一个外国人。无独有偶,据报道在一次大学汉语大奖赛上,中国学生也输给了外国学生。显而易见,这样的恶果是同轻视文学,不读文学书密切相关的。因为当下很多人读书只为了升学、出国、

考研,与此无关的书就不读。结果中文表达能力下降;知识面变得很窄;文化修养也越来越差。让人感到忧虑的是,那些视野不开阔,缺乏文化底蕴的人,尽管可以实现短期目标,但将来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不可能成就大事业。那些我们所敬仰的大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无论是在国外发展取得瞩目成就的杨振宁、李政道,还是在国内成名成家的钱学森、苏步青,这一类大师级科学家,虽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看似远离文学,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都反复强调,文学对自己科学上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明白,读书,读文学书对于塑造人格,丰富学养,拓展思维,陶冶性情,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学书是无论怎样都应该读的。

我们认为,现代人只要识字,都应该阅读文学作品,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大学生,或是类似文化层次的人就更应如此。我们还要为此大声疾呼,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文学书,古今中外的文学书都应该读一点。为了提供方便,我们邀集了我国国别文学领域的外国文学专家教授,编撰了这套《外国文学简史》丛书。

这套《外国文学简史》与以往出的大部头《外国文学史》不同。它是属于普及性的,提供国别文学发展的一般知识,简要勾勒有关国家文学发展概貌,包括发端、沿革、嬗变的历史轨迹、重要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基本框架是,以时间为顺序,按阶段划分,每一阶段含若干流派,每一流派含若干作家。阶段为“编”,流派为“章”,作家为“节”。每一编(章)均以概况起始,介绍该阶段的时代特征和文学概貌,是为“面”;随后几章分别介绍流派和作家,是为“点”,以期点面结合。全书开篇为“绪论”,简述该国文学特点及走向。

这套《外国文学简史》是供一般读者(而不是研究者)参阅的,所以力求简明扼要,浅显好读,文字控制在20万字左右。

编写成套的《外国文学简史》,在国内还是初次尝试,难免经验不足,不尽如人意,欢迎方家指正。

黄源深

2005年9月于紫藤斋

目 录

1 绪 论

9 第一编 古代编

第一章	日本文学的起源	10
第一节	诸种文化混沌期与口头文学	10
第二节	引进中国典籍与文字文学诞生	15
第三节	从古代歌谣到《万叶集》	19
第二章	贵族社会与散文文学	26
第一节	散文文学的诞生	26
第二节	物语文学高峰之作《源氏物语》	34
第三节	随笔文学的鼻祖《枕草子》	42
第三章	和歌与汉诗共荣	48
第一节	汉诗的兴起与三大汉诗文集	48
第二节	和歌中兴与《古今和歌集》	55
第三节	引进中国诗学与歌学理论的形成	62

69 第二编 近古编

第一章	武家社会与文学	70
第一节	战记物语及其代表作《平家物语》	70
第二节	《方丈记》、《徒然草》与随笔庶民化	76
第三节	俳句的流行与松尾芭蕉	84
第二章	戏剧文学的出台	91
第一节	能乐与狂言的艺术形态	91
第二节	从净瑠璃到歌舞伎	98
第三节	剧作第一人近松门左卫门	108
第三章	通俗文学的流行	113
第一节	通俗文学的流行及其类型化	113
第二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120
第三节	上田秋成与《雨月物语》	124
第四节	式亭三马与《浮世澡堂》	127

	第五节 曲亭马琴与《八犬传》	130
第三编	近代编	
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诞生	136
	第一节 启蒙思潮与近代文学	136
	第二节 坪内逍遙·二叶亭四迷与写实主义文学	142
	第三节 森鸥外等与浪漫主义文学	146
	第四节 田山花袋等与自然主义文学	150
	第五节 白桦·新思潮·新浪漫三派鼎立	155
第二章	近代文学的几大家	164
	第一节 岛崎藤村与夏目漱石	164
	第二节 芥川龙之介	172
	第三节 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	176
第三章	诗歌·新剧与近代文学的终结	185
	第一节 象征诗与民众诗	185
	第二节 新剧运动与两种戏剧时代	192
	第三节 现代艺术派的萌芽	198

第四编	现当代编	
第一章	现代文学的探索	204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学与小林多喜二	204
	第二节 新感觉派与横光利一	209
	第三节 现代诗歌与戏剧	216
	第四节 战争黑暗时期的文学	223
第二章	现代文学的重建	227
	第一节 战后民主化与战后文学	227
	第二节 存在主义的再传播	235
	第三节 现代文学三大家 ——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	243
终章	当代文学的走向	258

绪 论

日本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口头文学的原初阶段,已形成三个系列:一是咒语、祝词系列,二是神话、传说系列,三是原初歌谣系列。这些口头文学是以不自觉的生活意识为中心,与劳动、信仰和性欲的意识结合得非常紧密。从本质上说,它们只不过是当时实际生活的自然胚胎。口头文学是口诵传承,并无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学的发现、民俗学的考察和后世记录下来的文献,来窥视上代口头文学的状况。

最早的文字文学出现在奈良时代(710—794)。日本于285年从我国最初传入汉字和典籍,经过长期的吸纳和应用,首创了用变体汉文或纯体汉文来书写的文字文学——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两书简称《记·纪》),它们经过朴素的、一定程度的文学润色,记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原初歌谣等口头文学,并具有一定的叙事性格。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仍属于史书类。日本第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和歌总集《万叶集》的问世,展现了日本奈良时代的抒情文学的世界。

平安时代(794—1192)贵族社会形成,男性贵族更多使用汉文创作汉诗文,认为是一种高尚的、有学识教养的表现。所以平安时代初期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一大批汉诗文集,汉诗文一度占据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地位,曾出现过“汉风化”的风潮。但是,日本最早的小说模式——物语文学的诞生,改变了迄今以汉文书写的习惯,改用新创造的和文(假名文字)来书写。物语文学最初分虚构物语(如《竹取物语》)和歌物语(如《伊势物语》)两大类。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是这两大类的集大成,它不仅成为日本物语文学的高峰之作,而且也成为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散文文学的发展。

散文文学,除了物语文学这一形态之外,还出现了与《源氏物语》成为古代日本文学双璧的,同样是女性的清少纳言创作的随笔文学《枕草子》,还有王朝女性日记文学《蛭螭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等,作者都是后宫的女官,她们为日本古代文学增添了异彩。而且同时期,还诞生了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从此,私撰和歌集、敕撰和歌集也流行起来,逐渐反拨以汉诗为主体的风潮,形成“和汉并存”的局面,迎来了和歌中兴的时期。

因此可以说,11世纪初期,平安王朝女性和文文学的流行,以及和歌的中兴,进一步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加速了取代“汉风化”的进程。到12世纪,在日本汉文学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和歌与汉诗迅速接近与融合,和汉文学的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文学拥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自己的规模,并确立了日本民族的独特审美体系,从而由“汉风时代”转向“和风时代”,从对汉文学的表面模仿,到深层的消化,迎来了古代日本民族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成为日本文学史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平安时代末期,武士势力兴起。日本建立了以封建体制为基础的武士政权后,进入史称的镰仓时代(1192—1333),此时日本文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方面新撰了具有贵族和歌性格的敕撰集,反映了对古代和歌的眷恋;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拓多种的表现,兴起自撰私家集,十之八九属新古今的歌风,贵族歌坛渐趋瓦解。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武士阶层的爱好,于室町时代(1392—1573),以和歌为母胎诞生了独特的新艺术体裁——连歌,在戏剧方面新出台的“能乐”和“狂言”,开始在武士阶层和民间同时流行起来,意味着民间艺术的兴起。

就整个日本文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是王朝贵族文学与武士文学两种异质文学的对立和并存的过渡时期,两者的消长是渐进的,不是后者迅速取代前者,而是逐渐使前者变容变质,不断消除旧的因素,增大新的因素,是在不变中的变。物语文学

到了镰仓时代,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宫廷外的职业艺人创作的战记物语,主要描写战乱时代的武士英雄业绩,迎来了英雄的叙事诗时代。《平家物语》是战记物语的最高杰作。

在历史进程中,江户时代(1603—1868)随着町人(工商业者)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庶民教育普及,识字率提高,以庶民为对象,描写庶民自身的生活和理想的作品日渐增多,文学技巧也日臻成熟,出现了松尾芭蕉的俳句、松永贞德的狂歌、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上田秋成和曲亭马琴的读本、式亭三马和十返舍一九的滑稽本、山东京传的黄表纸·洒落本、为永春水的人情本、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歌舞伎剧本、鹤屋南北和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剧本等,创造了多彩的文学模式。作者大部分是武士、僧侣、町人、艺能人出身,他们都以描写大众生活为己任。

日本文学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首先是引进西方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革新文学观念,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比如,上述的浮世草子、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读本,乃至一直主张“劝惩文学论”的曲亭马琴晚年也提倡“尽人情”,虽然发展阶段不同、文学形式不同,但都在不同层面上真正了解人情,发现人性的真实,表现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而且在近古向近代以人为本的文学过渡期,也都对提升人文精神、变革文学观念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可以说,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日本文学理念向近代化转化的创造性要素,为近古日本文学向近代过渡,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其次,江户时代各种类型通俗文学的勃兴,作为转型时代的文学模式,提供了产生近代初期文学的重要契机。虽然有些作品尚未超脱近古小说的传奇怪异性,还带有古旧的套路,但也有不少作品具备了许多近代小说的因素。比如,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品,脱尽古旧的传奇式模式,而客观写实地描写町人社会的男

女日常生活,赤裸裸地描写下层庶民的人情,包括性与爱的情感,尽情挥洒浮世的人心诸相。虽然有追随于当时的风气之嫌,写得十分放荡,十分逼真,但内容并不夸张,不淫秽,都是常见的人情之事,是写实性的,是真实与虚构结合,是接近近代式的。在描写方法上,对于市井人情和庶民心理的描写虽不多,但已开始摆脱纯平面式的描写,在行文措辞中活泼可见,显扬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小说的文本结构、叙说方法、情意表达,以及纤细的美意识,都是最接近近代意义的小说的。在语言文体上,多采用接近口语的和汉折衷体。在叙事文表现法上,增加了许多会话体、书简体等,尤其充分发挥文章的个性和气魄,摆脱了近古初期通俗文学,比如洒落本的汉文体,与大众语言更贴近。

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之流布延伸至近代,是因为近古后期通俗小说写实的表现方法、人情风俗的描写、人物心理机微的挖掘、纤细美意识的潜流、通俗语言文体的使用等,这些无疑都是近代文学形成的源泉。它们对于近古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说,近古各类型的通俗小说,孕育了近代小说的故事结构、叙事视角、角色模式和语言文体。

日本文学向近代转型,接受西方文学,是始于18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近十年后,日本近代文坛,以文学启蒙为目的,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热”,至明治二十年达到了全盛期。西周、中江兆民和菊池大麓在翻译介绍西方美学方面做了出色的启蒙工作。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的问世,标志着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其写实主义启蒙文学理论,与二叶亭四迷的文学实践一起,承担了变革一切旧文学的任务。同时,森鸥外的译作《于母影》,也促进了近代诗和浪漫主义的诞生。但是,文学改良运动,是在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给近代文学带来了种种弱点和局限,所以日本文学不像西欧那样以浪漫主义文学作为近代文学的开端,而是以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迎来了近代文学的曙光。

另一个问题,在文学上向近代转型,其中心问题是对传统的再评价问题。坪内逍遥、森鸥外主张借助西方文学观念与方法,来完成日本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幸田露伴、尾崎红叶则是主张继承江户的町人文学,最后反拨启蒙文学而走向拟古典主义和拟写实主义。在世纪之交,日本近代文学史进入“红露逍遥时代”。20世纪初,以田山花袋的《露骨的描写》、岛村抱月的《被囚禁的文艺》和岛崎藤村的《破戒》为导火线,掀起了日本自然主义的文学运动。与此同时,展开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学论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文学大论争,这对于近代文学理论的建设 and 近代文学创作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过渡时期,理想主义的白桦派、新现实主义的新思潮派,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后两个流派而走向极盛。随着工人文学的诞生,现代艺术派的萌芽,诗坛也呈现出“民众诗派”与以象征派为中心的“艺术诗派”共荣的多彩局面。

概言之,日本近代文学,以启蒙思潮为先导,经过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而到唯美主义、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历程,诸思潮和流派都是以促进人的解放和近代自我的觉醒为中轴,多方位、多层次地冲击着千余年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封建性,为日本文学内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新理论和新形式,并在促进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近代日本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诸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历史作用。这预示着近代文学终结的同时,现代文学也正在胎动中。

在对现代文学的探索中,这种种近代文学流派逐渐形成了以《文艺时代》为据点的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即新感觉派,以及以《文艺战线》为阵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从“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两个方面破坏了近代文学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感觉派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是近代文学解体期的产物,前者脱离社会意识而封闭在个人意识之中,试图以文学革命的形式来完成这一解体;后者从个人意识转向社会意识,以实现

革命文学的形式,加快了这种解体的进程。它们的诞生,宣告了近代日本文学的终结,拉开了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序幕。

进入 30 年代,日本卷入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化,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日本历史迅速从半封建主义直接发展到帝国主义,现代日本文学在战争体制下进入最黑暗的时期,背负着特殊的历史重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在德、意、日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开始了日本现代史的转折。此时传统派文学重登文坛,发表了不少填补战时文学空白的力作,显示了他们传统的文学功力和较高的艺术性、真实性。以《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为中心的战后派,以及战后文学的“第二代新人”和“第三代新人”,开创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显著特色的战后文学。

其后的日本现代文学潮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其特征是:(一)对现实不满,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反对现行体制,可又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追求一种绝望的反抗;(二)不关心现实,缺乏社会意识,只追求自我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中非现实的东西;(三)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要求从“封闭社会”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追求所谓“精神自由”、“个性解放”乃至“性的彻底解放”;(四)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学传统,全力追求形式革新、文体革新。日本现代文学潮流,包容了许多派别,它们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展开的,主要派别是透明族、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

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经济形态也由工业经济型转向知识经济型,价值观念继二战后的大转变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更大的转变,普遍产生了“中流意识”,文学观念也进一步更新。于是,“日本文学向何处去?”就成为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坛的一个话题。最令人瞩目的问题,一是淡化主题;二是用新的视角处理描写的对象。作家一味追求自我

内心的非现实的东西,小说也就愈发缺乏社会意识和批判精神了。但是,作家丸谷才一对当代日本文学的走向则持乐观态度,他说:现在日本文学处在转折期,这是个本质的问题。我想说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后,日本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小说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新的写法或新的类型。然而目前在日本,新的写法和新的类型还没有出现。而作家用过去的文学模式,去捕捉复杂而多样化的日本现代社会的现实,已经不大可能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还以描写家族制度为例加以说明:过去自然主义作家如实地描写这个问题,是比较深刻的,而且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可是现在用这种创作方法,就不足以真正捕捉到家族制度的现实,所以必须寻找一种小说的新模式去捕捉它,这就要花相当大的力气。

可以说,当代日本文学各种思潮纷呈,正趋向多样化,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现代主义作家,都不能以过去的单一的文学模式、单一的创作方法,来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他们正在努力在文学上作出新的探索和新的选择。

不管怎么说,在现当代日本文坛上,出现了像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这样一批驰名日本国内外的大作家,他们在东西方文学的接合点上,创造了自己民族文学的辉煌。他们的文学既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日本文学走向了世界。

21 世纪是网络时代,日本文学将迎来更多样化的新发展。

第一编

古

代

编

日

本

文

学

简

史

第一章 日本文学的 起源

第一节 诸种文化混沌 期与口头文学

日本最原始的信仰,是以山、树木和岩石等自然物体为对象的。从奈良县三轮町大神神社一带发现的最古的祭祀遗迹来看,三轮山的南麓、西麓由巨石组成磐座,上面置有滑石制玉类和土制祭器等物,这是将三轮山体作为“神体”来祭祀的。这类遗迹相当多,以“自然灵”和“精灵”为对象的祭祀,就成为上古日本的一种仪式,开始萌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同时,当时有这样的习俗:制作女性为主的土偶特别突出其生殖器,制作石棒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官,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创造力。还有陪葬物——原初的人·神同形的小土偶,含有咒术的意味,可见上古日本先人开始对“死灵”有了朦胧的认识。

从中国大陆传入青铜器、铁器和农耕技术以后,迎来了以金属器为特征的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品质的提高,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对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信仰以自然物为对象的“自然灵”和“精灵”,变为信仰与农业有关的“稻田神”。当时的祭祀以农事为中心,祭祀的内容千差万别,包括对人的生与死、生殖、成年、葬仪、镇火、住行等。比如,火焰纹土陶器以火焰纹饰,表现了原始人

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的力量；陪葬的土偶，以女偶为主，含有与女性生殖能力结合的要素。同时，根据某些出土土偶的姿势来判断，也有似是表现咒术者的念咒姿态。因此，可以想像这个时期已有向神念咒的场面，即原初祭祀仪式的萌芽。这反映了当时原始人对“死灵”与“生灵”的认识有了提高，转向了对“死灵”的信仰，开始从咒术的阶段走向祭祀的阶段。

上古的日本原始人相信语言的生命力和感应力，相信语言具有灵性和咒力，就是具有内在的神灵。于是便试图通过咒术的手段，达到他们实现人的最原始本能的求生克死的愿望。所以，未开化人举行咒术的仪式，通过咒语，以感应自然界，求得生的渴求、灵魂的救济和共同体的安定。他们以为这种种愿望可以通过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界对人的相互交流和感应作用而达到。未开化人这种生活和行动，都是受咒术支配的。咒术分为黑咒术和白咒术。在《古事记》中，关于黑咒术，有这样的记载：在兄弟海幸与山幸的神话故事里，弟山幸弄失了兄海幸的钓钩，山幸破剑，做了500个、1000个钩作赔偿，海幸都不要，偏要原来的钓钩。山幸求助于海神，海神从鱼群中找回那个钩，交给山幸，并授予咒语“这个钩是烦恼钩、着急钩、贫穷钩、愚蠢钩”，以对付海幸。山幸按海神所教，将钩还给海幸时念了上述咒语，从此海幸更加贫穷，并起了恶心，攻击山幸。山幸拿出涨潮珠来溺死他；他哀求时，拿出退潮珠来挽救他，使他受苦以作惩罚。另外，在《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中还记述了不少神颂土地和人生光明的咒语，这些属白咒术。

这种咒术所使用的语言，与日常性的具有传达意思功能的语言不同，是神授的语言，有感应的功能，语言更加洗练化。作为最原始的咒术宗教的发展，咒术仪式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充实，形成了多样的性格。从咒术内容来说，有祈愿渔猎丰收的经济行为、维持共同体安定的政治行为，在个人的抚慰救济灵魂这点上又有宗教的行为。从形式来说，有语言的部分，这是咒术祭祀仪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有行为部分，就是念咒时的手舞

足蹈。从内容与形式的总体结构来说,它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现象,也是一种作为口头文学的咒语和作为原始歌舞未分化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咒语这种最早的“言灵(语言的精灵)信仰”,是以语言作为表现媒体的文化和文学的胚胎,咒术的内容与形式成为文化整体未分化的母胎。咒语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一。

作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二的日本神话、传说,其本身也是“言灵思想”的产物。这一口头文学的生活意识,究其原型都可以还原为“言灵思想”。古代文献的“神代记”所载大国主神创造出云国,特别提到:“乃兴言曰,‘夫苇原中国,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咸能强暴。然,吾已催伏,莫不和顺。’”同时提到:“然,彼此多有萤火虫神及蝇声邪神,复有草木咸能言语。”这里所载的磐石、草木是十分理解“言灵”的。它们以此对抗强暴或邪神,目的是为了对现实的要求,其实现的方法是把人的语言能力理想化。《续日本纪》也写道:“日本这倭国是言灵丰富的国家,有古语流传下来,有神语传承下来。”这说明日本神话、传说这类口头文学“向佛也向神”,以神为主流,用自己独特的“言灵”来探索宇宙的开辟、神灵的显现、人类的起源、国土的创造等等。

也就是说,上古先民生活在原始的状态,对混沌的世界不甚了然,把许多未能把握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归结到“神代”的事,将一切神化,以此对种种混沌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日本神话分为四大类:(一)天地创始神话;(二)自然生成神话;(三)文化始源神话;(四)风土神话。《古事记》就这样记录了天地始分的混沌状态:“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这段神话,在说明天地是对等的世界时,将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作为阴阳的体现,伊邪那岐是天神、伊邪那美是地神,通过他们的和合,生成绵亘天地的世界和万物。

从作为口头文学系列之三的原始歌谣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初是从一种对生活的悲喜的本能感动发声开始的,比如劳动的